

董新芳 / 著

一部比《红与黑》更动人的婚外情警示录

私

Si sheng zi

生子

珠江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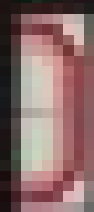
第 10 卷 第 1 期

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》编辑部

私

生 子

1998年1月1日



私生子

董新芳/著

珠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私生子/董新芳著/珠江文艺出版社, 2004.12

ISBN 962 - 8598 - 54 - 6

I. 私… II. 董… III. 珠… IV. 长篇小说

责任编辑: 王自力

封面设计: 刘梁伟

版式设计: 晓江

私生子

出版: 珠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 518019

地址: 深圳市罗湖区布心工业区9栋613

承印: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印刷厂

规格: 850mm × 1168mm

印张: 13

版次: 2004年12月第1版

印次: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62 - 8598 - 54 - 6

定价: 23.80元

☆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☆

内容提要

何大流替何金柱相亲而深深地爱上了王彩珠。王彩珠嫁给何金柱后，很快与何大流私通。何金柱与王彩珠生一女取名茶花。何大流与王彩珠生一子取名范娃。

何大流与王彩珠偷情被何金柱碰上，何大流差点死于何金柱的镢头下。何金柱在大饥荒中饿死。何大流因怀念王彩珠年轻时的容貌，企图占有长得与王彩珠婚前一模一样的茶花，强奸未遂，惶惶逃跑。张光春乘机强奸茶花。茶花神经失常。法院认定何大流为强奸犯，判以重刑。何大流的妻子小姜猪离他而去。何大流出狱恰遇“文革”，私生子范娃为姐报仇而将何大流的腿打断。张光春为保县委副书记赵书清，与衡来山共同组织武斗，致人死命；受赵书清支使揪斗市委副书记龚亦平，而暴露了自己在朝鲜战场上因怕死被龚亦平枪毙的事。揭批查运动，张光春被判刑。山洪暴发，何大流的房子被冲毁，无处居住而搬进破窑。范娃夜间上茅房，看见了从他娘屋里出来的瘸子何大流。范娃借“鸡”发疯，当着娘的面将一只骚情的公鸡折断腿，砍掉头，丢在何大流居住的破窑门口。王彩珠无脸面对儿子而改嫁。范娃背上了不孝之名，被本族人将腿压断。何大流晚年为死发愁，未死即住进坟墓。张光春出狱时，儿子老闷因强奸妇女坐监，妻子吊身亡，他无脸活于人世，跑进坟墓向何大流作了忏悔，而后投入响潭。何大流冤案得到平

反，但已死。二喜、小山将其埋葬，私生子范娃用平反通知书做了一个幡插在何大流的坟头。

小说以大跃进、大饥荒，“文革”为背景，编织了一串串精彩的故事，刻画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。有市委副书记龚亦平、县委副书记赵书清、公社书记曾跃旗、大队支书张光春、何大流，造反派头头衡来山、刘左左，生产队干部张光源、二喜、范娃，以及何金柱、王彩珠、茶花、张大爷、何五爷、老闷、赵大脚、惠贤、燕子、席匠康光辰、医生火燕、算命先生李炳等。

小说情节曲折，故事动人，语言朴实，诙谐幽默。人物鲜活，性格各异，悲剧命运，耐人寻味，令人深思。

引子 古老的传说

豫西，有一座大山，名青龙山。此山之北，皆为平地，此山之南，多为山峦。一年，山南突降暴雨，长达七七四十九天，山川河流，洪水汹涌，汇集于宜安县。由于青龙大山的阻隔，顿时宜安县城汪洋一片。庄稼被淹没，房屋被冲垮，人们为了逃难，扶老携幼，一窝蜂地拥向青龙山。青龙山像一艘永不沉没的大船载着从苦海中逃出的人们，乘风破浪，稳如泰山。一日，正午时分，太阳火辣辣地灼人。青龙山一放羊娃把吃饱的羊群赶到山腰树荫下，两腿一伸躺在那里，不久，便朦胧入睡。睡梦中，一位面色红润，白须飘胸，手拄龙头杖的老人，飘飘然来到他的跟前，俯身轻声问道：“青龙大山开不开？”放羊娃望着老人，不知如何回答。老人见状，倏然离去。放羊娃一惊，急忙睁开眼睛，四处寻找，并未见白胡子老人。第二天中午，他照样把羊群赶到树荫下，躺在地上，刚刚闭眼，白胡子老人又来了。仍然和颜悦色地问：“青龙大山开不开？”放羊娃一骨碌从地上爬起，到处寻找，又未见老人的踪影。他急忙赶羊下山，将此事告诉母亲。母亲觉得奇怪。母亲想，山南阴雨连绵，积水成灾，逃难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拥上青龙山，莫非是神仙要救那一方百姓？于是母亲跟娃说，明天那位白胡子老人再问你，你就说开！第三天，没到晌午，放羊娃就匆匆地把羊赶到树荫下，他又躺到原来的地方，闭上眼睛等

待着老人的到来。不大一会儿，老人果然来了，低头轻声问道：“青龙大山开不开？”“开！”放羊娃应声答道。话音刚落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青龙大山开了一条数十丈宽的口子。山南的积水波涛汹涌，顺着山口奔腾而出。洪水退后，山南出现了一条河流，横贯宜安县全境。清清的河水，长年不断，溜溜地流向青龙山口。此河谓之宜河。宜河将宜安县一分为二。宜河之东谓之河东，宜河之西谓之河西。人们为了感谢神灵对宜安县的保佑，将宜安县改为神佑县，宜河也就称为神河了。

本书的故事就发生在河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。

目 录

引子：古老的传说 / 1

第一章 / 001

王彩珠，圆脸，大眼，头发乌黑，齐齐整整。身材适中，穿着得体，走起路来，屁股一扭一扭，两个奶头随之颤动。很多男人喜欢看她走路。何大流跟王彩珠的男人何金柱是本家。何大流后悔了，早知道这姑娘长得这样美，根本就不该来给何金柱当替身。可惜，这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了。风雪夜，何大流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扑过去，王彩珠闭上了眼睛，慢慢地倒在了炕上……

第二章 / 014

张光春热血沸腾，搓着双手奔到村老榆树下，当当当，敲响了老榆树上吊着的那块钢板。张光春得到了赵书记的表扬，心里很美。他走出赵书记的办公室，有些飘飘然。何大流嘴里答应，心里还是害怕，他真的怕遭报应。张光春知道，只要他爹在坟上守着，他们是不敢动手的。张光源听到张光春点他的名，心里的无名火就一股一股往上窜。鲜血染红了张大爷的衣衫。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他想找赵书记说明情况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何大流说，别听他的，他是疯子。

第三章 / 062

端午节刚过，何大流就娶了媳妇。王彩珠知道何大流故意在躲他，看看附近无人，喊道：“大流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不会吃你。看你那德性，娶了媳妇就忘了娘。”何大流说：“何金柱给你弄了一个，我也给你弄了一个。你肚子里既然是我的种，那以后有啥子你就跟我说。”王彩珠生下了肚里的种，是个娃子，取名范娃。何大流吓得连衣裳也没穿，光着身子钻进了床下。何金柱见了，气得两眼直冒火星，举起镰头向何大流头上砸去。小姜猪说，王彩珠那地方光秃秃的不长庄稼。

第四章 / 080

张光春当了公社副书记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公社书记赵书清也升了，当上了副县长。食堂开张那天，何大流讲了一通话，他说得慷慨激昂，不少人还拍响了巴掌。小树干枯了，死亡了，它们为拯救饥民而牺牲了自己。那天夜里，何金柱口干难忍，连喝了几碗冷水。第二天清早，何金柱已经死了，身子冰凉。何大流见王彩珠求他，心里怪美。

第五章 / 098

面对越来越多要求退食堂的社员，何大流欲阻不能，因为上头的权力远远大过他的权力。茶花不来排队领饭了，何大流无法看到茶花，心里很难受，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。何大流走上前照着小姜猪圆滚滚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，娘那个X！中午男人们在这里洗澡，晚上妇女们在此沐浴，交替进行，互不违犯。茶花被强奸了，茶花的精神失常了。公安局的侦察员在现场发现了两个男人的脚印，有一个男人是何大流。张光春背着铺盖卷回来了，脸色很难看，没有一丝儿笑容。疯

女对枕头说，你爹回来了。当法官宣布何大流被判处五年徒刑时，何大流脸色惨白，疯了似的狂喊着冤枉冤枉。

第六章 / 121

李先生掐完手指，对张光春说，你是金命之人。你的八字，年上正官，月上正印，时上食神。从八字看你是有官有印，掌握实权的人。茶花疯着就会一直喋喋不休地纠缠他。村里那么多人，茶花为啥光纠缠他而不纠缠别人。茶花的手被张光春紧紧地按着，茶花的脚却不停地弹腾，火燕见状发话说，把她的手脚捆起来。

第七章 / 149

张光源与何大流两家的怨越结越深，成了生冤家活对头。小山的抗争，使爹做出了小小的让步。张光春倒了，槐树沟又出了一个比张光春还大的官。老头子双手绑在背后，规规矩矩地跪在台上，衡来山宣布了老头子的罪状。范娃咬着牙给了一脚，正好踢在那人的脸上。范娃恶狠狠地说：“我叫你球痒！”范娃给何大流一个响亮的耳光。槐树沟出现了一个瘸子。

第八章 / 180

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范娃的革命产生了怀疑，甚至反感，包括他的一些小兄弟。曾书记是共产党的官，成天在为老百姓操心，为老百姓办事，他有啥罪？刘左左放弃了站起来的念头，像受伤的狗一样卧在地上大声叫喊。燕子深情地看了一眼小山，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抛向苇园。

第九章 / 210

刘左左没有笑，黑铁皮似的脸上毫无表情，藏在眼镜后面

的那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康光辰的脸。茶花跟范娃说，大天白日，你姐夫一没偷二没抢三没参加国民党，他们凭啥抓他？茶花大叫一声，挥舞着两手冲出家门，嘴里高喊着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”

第十章 / 220

何大流的腿被打断了，他说这是何大流糟蹋茶花的报应。大山离开央桥那天没有见到巧莲。

第十一章 / 232

自从何大流的腿被打断后，张光春很少出门，他怕有朝一日灾难会从天而降，落到他的头上。他想大概赵副县长早把他忘了，赵副县长是贵人，贵人多忘事。衡来山笑着说，“赵书记要起用你了。”张光春初来乍到，又是个土包子，虽然有赵书清做后台，但一时还是难以服众。

第十二章 / 254

老婆说，救咱闺女要紧，我看就依了她吧。小山想到了那片坟地，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张光源怎么也睡不着，他在盘算着如何才能凑够给乔大富交的第一笔钱。其实，猪也通人性。

第十三章 / 272

拿尿罐是老闷开的头。四周黑古隆冬的。老闷仔细一看，路口的旁边果然有一个人影，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走过去，伸开双臂扑了上去。这一抱不打紧，差点儿把他的魂儿吓掉，老闷两手一松，撒腿就跑。

第十四章 / 278

赵大脚的话音刚落，只听屋檐上咔嚓一声爆响，三个人都急忙抱住了自己的头。范娃出现在何大流面前，他啥也没说，一把推开二喜，背起还在发愣的何大流就往外走。茶花的眼里噙着泪水，王彩珠和儿子范娃的眼里也噙着泪水。有一天，范娃小两口下地去了，何大流偷偷摸摸地来到王彩珠家。范娃一步从屋里窜出，穷凶极恶地追打着那只骚情的大红公鸡。

第十五章 / 298

老闷在台下看到他爹被五花大绑捆得像个肉瓜蛋一样在台上跪着。小山望着燕子火辣辣的目光，把刚刚抬起的脚放回了原地。赵书清的嘴唇上下翻动，但说的什么，他俩一句也没听清。

第十六章 / 309

老闷，你闲着没啥事，到北岭脊上坐到路口，见年轻闺女从那儿过，你就说，嫁给我吧，我没媳妇。王彩珠的改嫁，在槐树沟引起了轩然大波。“范娃啊，不算人，把他娘都逼嫁了。”何大流不想打范娃，这个隐情只有他知道，范娃是他的儿子。何大流又想打范娃。当范娃被松绑后却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第十七章 / 320

老闷坐在那里，最忙的是那双眼睛，像探照灯一样不停地扫过来扫过去。直到那女在他的视线中完全消失，他才用手擦了一下脸上快要干了的唾沫。老闷连抱带拖把她弄进玉米地，那女人几乎没有进行反抗。面对公安人员，老闷说，我投降。

第十八章 / 336

张光源的心情很好。大山考上大学，张光源又喜又愁。

第十九章 / 342

何大流把他的东西搬进了墓室，在墓室的地上厚厚地铺了一层干麦秸，他吃住都在里面，从此，墓室成了他的家。第二天，人们在北沟的响潭里发现了一具被泡胀了的尸体。二喜伸手摸了摸何大流的额颅，已经冰凉冰凉的了。范娃在衣裳上拆了一根白线把判决书绑在他的拐棍上，一瘸一拐地走到坟堆前，恭恭敬敬地把拐棍插在河大流的坟头。

第二十章 / 362

张光源催了小山几回，小山总是笑着说，爹，你甭管，我不会打光棍。包工头说，才娶媳妇，那味道我知道。光棍们说，你说球得恁吓人，谁还敢去？为了找个媳妇把命搭上那才划球不着。

第二十一章 / 373

张光源还穿着厚厚的棉衣，好像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季节里。张光源怕魂丢在外头，也怕火烧，但他不怕死。瞎子李炳说，你爹的寿限是八十七。范娃说，那条黄龙就是大黄牛。

后记：我的父老乡亲 / 398

第一章

神河之西坐落着一座小县城，像一颗璀灿的宝石镶嵌在波光粼粼的神水旁。这个县城就是曾经遭受过洪水磨难的神佑县。县城之西，由近及远，先丘陵后浅山，再之就是深山老林了。山区虽然偏僻，但这里的人们却生活得有滋有味，日出而耕，日落而息，与世无争，怡然自得。深山老林中有一个小村庄名槐树沟，因村周围槐树环绕而得名。槐树沟住着张姓何姓两大家族，无论大小统共也只有百十户人家。张姓住沟北，何姓住沟南，沟中间有一条小河，河水清清，哗哗常流。水大的时候，他们就在小河上搭两块木板，当桥用。水小的时候，抽掉木板，踩着石头就可以过河了。两姓人家相处和睦，很少发生矛盾。抗美援朝时，听说打美国佬，两姓人家都不愿落后，各有一名年轻人参加了志愿军。两个小伙子都很勇敢，在战场上捅死了好几个美国佬，听说都是捅到苦胆上的，放出来的是绿血。姓何的小伙子在上甘岭与黄继光一同光荣了，听说光荣的时候，他的手死死地揪住一个美国佬的下身，牙齿死死地咬住美国佬的耳朵，甚是惨烈。那个美国佬硬是被他揪死咬死的。政府给他家颁有烈属证，授有光荣匾。姓张的小伙子叫张光春，打败美帝后又回到了小山村，成立人民公社时槐树沟村变成了槐树沟大队，张光春当上了大队的支书。

人民公社成立那天，槐树沟的人敲着锣，打着鼓，舞着小

红旗，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到大亚参加庆祝大会。张光春举着一面大红旗走在前面，鼓手张光源、锣手何大流、镲手何二喜紧紧跟在他的身后，并不停地敲打着手中的家伙。咚咚呛，咚咚呛……一群鸟儿受到惊吓，扑楞楞从密密的树林中飞出，叽叽喳喳地叫着在空中盘旋。

“王彩珠，你到前面来。”张光春扭头向后面喊了一声。一个年轻妇女应声向张光春身边走去。此人三十多岁，圆脸，大眼，头发乌黑，齐齐整整。身材适中，穿着得体，走起路来，屁股一扭一扭，两个奶头随之颤动。很多男人都喜欢看她走路。王彩珠路过何大流身边时，不由自主地向何大流膘了一眼，何大流心里一阵激动，一锤下去敲了个空，赶紧补第二锤，但点子已乱，鼓齐锣不齐。

“大流，搞球啥，咋敲咧？”鼓手张光源不满地问何大流。

何大流未及开口，何二喜抢先说话：“咋敲哩，还用说？眼睛开小差了呗。”

何大流用脚踢何二喜，何二喜急忙躲闪，他的镲也拍乱了。

张光源停下鼓槌说：“停，重来！”

王彩珠来到张光春身旁，何大流的眼神不时飞向前面。

“支书，啥事？”王彩珠问。

“开大会时，咱村由你领喊口号。”

“我？”王彩珠受宠若惊。

“你识字，口号在这张纸上。看清楚，可不能喊错。”张光春表情严肃，“喊错了可不得了。”

王彩珠接过，点点头，庄严地接受了这项光荣任务。土改

时王彩珠是村妇女主任，要不是跟何大流那个时被男人何金柱碰上把职撤了，恐怕现在还是妇女主任。

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在大亚十字街口戏楼前的广场上举行。戏楼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，造型古朴、典雅别致。舞台方正正，高出地面五六尺。戏楼前一大块空地也就是所谓的广场，可站立数千人。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，凡有重大活动，都是在这里举行。王彩珠在这里参加过斗争地主恶霸大会，声讨美帝侵朝大会，但她从来还没领喊过口号。今天张光春叫她领喊口号，这是张光春瞧得起她，无论如何她一定要领好。要喊得清楚，喊得响亮，要给槐树沟的人露脸，给槐树沟的人争气。王彩珠这样想。忽然，戏楼上的高音喇叭停止了播放歌曲，传出了一个浑厚的男中音，“经县人民政府批准，大亚人民公社今天正式成立了！”哗，一阵雷鸣似的掌声从人群中爆发出来，接着是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。

“快喊！”张光春用胳膊碰了一下紧挨他站着的王彩珠。

王彩珠点了点头，但她没有马上就喊，她想等别人停下来后再喊。那时，她清脆的声音会显得更加响亮，更加悦耳，她也会因此更加引人注目。可是，激动的人群并没有给她留下片刻的时间，仍然不停地高声喊着，声音此起彼伏，如大海的波浪一浪高过一浪。

“喊嘛，等啥！”张光春催促道。

王彩珠见张光春如此焦急，不得不举起右臂，使出平生最大的力气喊出了“人民公社万岁！”但她的声音像涓涓细流遇到了奔腾咆哮的山洪，被吞没了。在人群中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。槐树沟的人什么也没有听见，只有在她身边的几个人跟着